

同仁的共鸣，大家纷纷在文后留言，回忆唐工为国家电网建设作出的卓著贡献，敬仰他的高尚人格，感谢我说出了大家一直想说的话。我深感荣幸，也觉得写作非常有意义。

我在外资企业工作20多年，先后担任设计经理、全球设计中心总监和上海公司总经理，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现在上海瑞来柏结构设计事务所担任总经理。赶上国家大发展的时代，身处上海这个前沿，又在国际化企业工作——我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变迁，并身处其中。用文字记录下一个小

小的切片，算是一个工程师对时代的回望。

回过头看，技术、管理、写作，是三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事——做一个建设者。技术，是建设物质的世界——把图纸变成现实，让杆塔立起来，让电流通起来。管理，是建设人的关系——让每个人被看见，让每个人成长。写作，是建设精神的家园——记录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安放自己的情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技术上的不断拓展，管理中的以人为本，以及开公众号写作——都在这八个字里。

十年步履，一路清新

○ 庄 臣（2013级硕，新闻）



建校115周年，2013级硕士返校“种竹”

“新硕13，清新一生。”

2026年4月，校庆返校日之际，新闻学院匠心策划了一场校友与师生共同“种竹”的活动。学院院长、时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以下简称“国新班”）班主任周庆安教授，为校友们写下了这句寄语。

回望十年，往事如竹。同学们专程从上海、甘肃、山西、天津等地赶回，参加秩年活动。大家站在院馆门前，彼此打

量，笑说模样没多变，只是眼角眉梢多了些从容与坦然。

毕业十年，风华正茂。“清新”二字，成了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这印记，是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是妙手著文章的理想，是和光同尘却不泯然众人的本真，更成为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底气。

做裤腿沾满泥土的新闻人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后备人才队伍建设，自2009年起，教育部配合中宣部组织开展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培养工作，面向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重点高校培养既了解国情、又懂外宣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这就是国新班诞生的背景。

对清华国新班来说，读懂中国国情从读懂中国基层开始。2014年暑假，我们赴江西寻乌县开展国情调研实践活动。寻乌

是革命老区，毛主席曾在这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研，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也是在这里，我们真正读懂了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我们围绕赣橙经济、土坯房改造、乡村书屋等选题走村入户；晚上，周老师带领我们集中讨论、逐字打磨稿件、拟定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夜宿村支书家中，两三位同学挤一张床，头一两天尚有精力“卧谈夜聊”；随着采访写作强度加大，后几日沾着枕头便能“秒睡”。那段日子，真正做到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扎实的采访、沉实的写作，让我们写出了“接地气、有实感”的中英文特稿，作品被中国记协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正是这次调研，让我渴望从更深层面理解中国乡土的肌理。同年，我入选学校“骨干研究生研修班”，赴福建挂职镇长助理，深度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后得益于学院1999级师兄师姐捐赠的“新闻99实践教学奖学金”——该奖学金旨在支持同学们以新闻作品或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实践教学成果——我在福建围绕农村电商继续深耕，最终完成的毕业作品荣获“优秀成果奖”。

如果说国情调研让我们“脚下有路”，那么国新班的另一个传统——国情教育，则让我们“眼中有光”。在中宣部的指导下，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前沿的专家学者定期为三所学校（现已拓展至八所）的学生授课。课程按年度由一所学校主办，其余两校的学生前往听课。轮到我們那年，主办方是中国传媒大学。那个学期，每周四早上六点多，我们从清华统一乘大巴，自北四环出发，穿越半个北京

城，奔赴东五环的传媒大学。有同学晕车，我们提前留好前排靠窗的位子，还有人贴心地准备了“晕车吸”之类的小装备。虽早起奔波，但课程信息密度极大，大家意犹未尽，返程途中仍不时讨论。

对于中国国情的理解，对于国际传播的使命感，正是在这一次次“跨城上课”中，一点点沉淀下来。

文体活动中的集体生活

清华的男生节、女生节，向来为人津津乐道。新闻学院接近1:3的男女比，让这两个节日更添趣味。有一年女生节前夕，我的两个同门男同学，恰巧是隔壁新闻班上仅有的两名男生，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3月7日早上，帮他们为班上二十多名女生送早餐。

那天早上六点半，他俩提溜着大包小包的食材，来到宿舍公共活动室，现做现送。分工井然、配合默契——桌上铺一层保鲜膜做工作台，依次铺上面包、黄瓜、火腿、果酱，还贴心地切去了面包边，再用食品袋把一个个成形的三明治包装起来。当我把早餐挨个送到女生寝室时，我至今记得她们脸上那难以置信又欣喜万分的神情。那一刻，晨光透过走廊的窗户洒进来，清华女生的幸福，大约就藏在这份被人惦念的早餐里。

清华对我的影响，还不得不提到体育。或者说，正是因为爱好运动，我在学校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鼓励同学们早起锻炼，学校那时出台了一项政策：羽毛球气膜馆每天早上七点起开放，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段，每小时只收十元钱。这对我们是个大好消息——既不用担心抢不到场地，又大大节

省了开销。于是早晨酣畅淋漓地打上一个小时球，成了我和球友们早起的动力。那句“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了晨光中奔跑的身影、舞动的球拍，以及顺着下颌滴落的滚烫而年轻的汗水。

入校一色，出校万彩

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相连，这是“清新”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

2016年毕业时，学院送给毕业生的礼物，是一张印有院馆照片的定制地铁卡。那张卡我至今留着——它不只是一张乘车卡，更是一枚关于初心的书签。

还记得俄乌战争爆发时，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同窗的电话：“班长要去前线当战地记者了，我们一起给他送个行吧。”班长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工作。他说：“抵达，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一种叙事主动权的争夺——是中国故事进入全球叙事体系的关键。”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当年我们在寻乌沾上的泥土、在课堂上记下的笔记、在晨练时流过的汗水，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另一种形式的抵达。



2013级国新班毕业合影

在今年秋年校友分论坛上，学院党委书记史安斌教授与校友们亲切座谈，逐一关心大家的生活近况与职业发展。他们中，有的扎根中央主流媒体，作为业界代表亮相全国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有的深耕政府宣传部门，继续以专业所长服务大局；有的负笈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站上三尺讲坛，接续培育国际传播的后来人；也有人转换赛道，在律所或金融机构中另辟天地，同样精彩。

如果说，我们在学校期间最常见到的两种颜色，是清华的“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清新的“绿”——生机盎然、朝气蓬勃；那么毕业后，每个人身上除了这两种底色，也渐渐晕染出属于自己的色彩：有人化作一团热烈的红，赤诚而明媚；有人添了一分悦动的橙，带着不灭的好奇与勇气；有人成为一抹深邃的蓝，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大家奔赴的方向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那份对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不只是冷静理性地审视，更是躬身入局，有所参与，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从“清新”的学生，到后来留校工作，参与学院的党建、宣传、学生就业、校友工作等事务，我常常有机会把校友请进园子，听他们与师弟师妹分享从业经历与人生感悟，看着“清新人”与学院一同成长。

竹影犹青，岁月如歌。十年后的竹子，该长得更密、更高了吧？它们在风中低语，在雨中挺拔，在时光里静静记录着每一个“清新人”的故事。